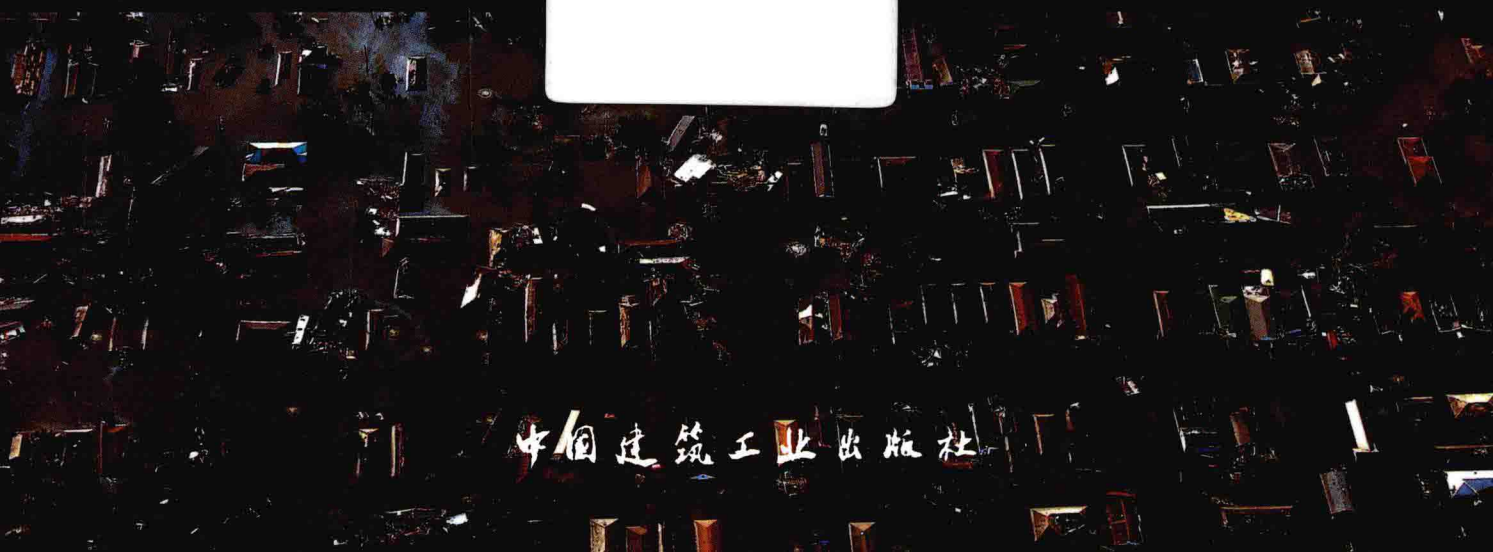




应对地球危机的 设计之道

【美】弗雷德里克·斯坦纳 著
李 雄 张云璐 肖 遥 孙漪南 译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应对地球危机的 设计之道

[美] 弗雷德里克·斯坦纳 著
李 雄 张云璐 肖 遥 孙漪南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4—375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应对地球危机的设计之道/（美）斯坦纳著；李雄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1
ISBN 978-7-112-18504-7

I. ①应… II. ①斯…②李… III. ①城市规划—生态规划—研究 IV. ①X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7884号

Design for a Vulnerable Planet / Frederick Steiner
Copyright©2011 b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6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由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授权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张鹏伟 姚丹宁
责任校对：张颖 关健

应对地球危机的设计之道

〔美〕弗雷德里克·斯坦纳 著
李雄 张云璐 肖遥 孙漪南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锋尚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毫米 1/16 印张：17½ 字数：443千字
2016年1月第一版 201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68.00元

ISBN 978-7-112-18504-7
(2772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自 2001年开始，我在一所先驱的建筑学院担任院长，因此，一直工作在致力于培养下一代建筑师、规划师、风景园林师、室内设计师、建筑历史学家、城市设计师以及历史遗迹保护者的最前线上。

当时，可持续性环境保护设计开始从边缘地位转移成主流地位。跟随其他国家的带领，美国终于开始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即在符合我们需求的经济发展同时不减少给未来后代留下的资源——一个依靠自然的收入型生活方式而非靠开采其资本账户。同时，“9·11”、2005年亚洲海啸、2010年海地（Haiti）地震以及卡特里娜飓风都向我们展示了人类这一种族的脆弱性。因此，我们见证了对于“再”有关的话题不断增长的关注度，如恢复、复原、再生（等话题）开始作为设计和规划中的重要概念。

另外一个关于“再”的词，即反思，提供了一个探索这些问题的方法。反思性实践是一个用来发展设计及规划学科的可利用性很强的逻辑化框架。当一方承担了一个项目，并思考其内涵、成功或失败时，会获得一定经验。反思具有一定个人性，就如同本书一样。因此，一些个人的经历和信息帮助建立了这个平台。我也是偶然因为风景园林规划的实践项目成为学术人士。在我执教生涯的

开始，1977年，我突然意识到大学开始给予机会让我来选择项目，因此我成为了这一学科的实践者。

我的学术历程开始于太平洋西北地区，即我从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风景园林系获得区域规划硕士学位开始。在华盛顿州（Washington State）及爱达荷州（Idaho），我开始参与有关农田保护，土壤保持以及各层政府层面的增长管理项目。当我回到费城（Philadelphia）修读博士学位时，国家公园管理局（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提供了对黑石河走廊（the Black River corridor）位于罗德岛（Rhode Island）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和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伍斯特市（Worcester）之间的保护计划。我们的计划以地-州-联邦政府与私人非营利组织合作的方式，推动了“绿线”（greenline）的实施。我们的努力成就了沿河走廊的（生态）恢复，并同时帮助普罗维登斯市（Providence）的复兴。我见证了联邦政府借助刺激机制及对未来启发性的区域愿景来促进当地及州政府的保护工作。

当在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执教时，我关注于城市和区县层面的增长管理问题。后来，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向我开放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包括流域尺度的项目、可持续性研究、去墨西哥工作的机会, 以及做垃圾场改造和植物园的机会。我同时协助发起了首个关于城市区域长期生态调查研究的国家科学基金项目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在亚利桑那、科罗拉多以及墨西哥的工作中, 都涉及了大尺度、综合性的风景园林 (规划设计)。这使我能够将景观生态学原理应用于世纪项目当中, 来阐述廊道、矩阵及节点等概念在保护 (生态) 平衡及 (社会)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我的荷兰、意大利及中国的拓展访问经历让我认识到了其他国家的设计和规划。我以富布莱特访问学者 (Fulbright research scholar) 的身份访问了荷兰, 以罗马奖会员 (Rome Prize fellow) 的身份访问了意大利, 又以客座教授的身份造访了中国。这些海外经历让我结交了很多朋友并成就了很多合作伙伴, 同时也对国外的建筑及城市规划实践有了更好的了解。另外, 我在欧洲和亚洲的工作揭示了在许多社会中关于人居及自然环境未来的共同关注。与此同时, 我执笔和出版了关于这些问题大胆探索的书籍, 囊括了我早期在新型居住区规划项目的经历, 第一次启发了我继续去探索这一领域。

在本书中, 我就专业设计和规划领域的未来教学和实践方向的变化进行了反思。在作为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建筑学院院长前十年任期的影响下, 我成为超乎我最疯狂想象的人——一个 (彻彻底底的) 得克萨斯州人。作为面积和人口都当全国第二的州, 得克萨斯州也正在成为一个超乎其最疯狂期盼 (的地区)。除了牛仔精神, 得克萨斯州是一个白人人口数量小于一半的城市化州。其地域广阔造就了多元性的特质: 埃尔帕索 (El Paso) 在地理位置上相比休斯敦 (Houston) 距离圣地亚哥 (San Diego) 更近一些。虽然沃斯堡 (Fort Worth) 和达拉斯 (Dallas) 占

据了相同的大都市区域, 他们的文化却存在着天壤之别甚至有时会相互冲突。然而, 得克萨斯州人对于州的建设, 像其他美国人一样, 也慢慢地接受规划 (理念), 同时将其城市天际线建设成像纽约 (New York)、芝加哥 (Chicago) 和洛杉矶 (Los Angeles) 的模式。

居住在一个如此庞大、政治上较保守的州, 我时不时回想起在荷兰居住的日子——一个很小, 却很先进的国家。荷兰的文化通过各个层级的规划以及国际性参与却带有强烈家乡传统色彩的设计而日益繁荣。他们在规划方面的术语就像因纽特人 (Inuit) 对于学的不同种称呼一样多。在高度人工化的小尺度农业颇有成就的同时, 荷兰人也是享受高质量生活的能干的资本家。他们对于现状并不满意, 因此正在为 (更好的) 适应气候变化而进行海岸线及河道进行重新改造。

作为院长, 我工作的焦点根据我所服务不同人群的关注点而有所区别。我的教职员工们通常把我当成了自动取款机。校长和教务长期盼我成为学科带头人, 同时也希望我能筹集一大笔资金。每周, 公众都会提出一个完美的学生studio计划 (免费的)。校友们期待他们的母校跻身顶尖之列 (并且有很多人希望他们的子女追随他们的脚步)。而学生们又希望听到活泼且有趣的老师讲课, 并且课程设置在上午10点之后。

我把自己看作管理以上所有方面的角色, 另外我的工作提供了成为我转变的代理人的机会。我坚信学院的设计和规划学科在我们的文化中应该扮演一个更为杰出的角色。为实现这个承诺, 这些课程计划应该追求一个更生态同时更具社会责任感的路径。除了美学和技术上的关注, 设计应该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追求。这样的改变存在于许多计划中, 同时也包括我在得克萨斯大学的课程计划。我协助在奥斯汀分校和其他地方推进了这样的改变。但是这样的改变是复杂的, 甚至有时可能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

它无法强求，我倡导的理念中的一部分与其他的相比有更好的成效，也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我的终身院长制与得克萨斯州、全国及在中国和意大利的设计和规划不期而遇。我坚信这些和其他文化对于变化的经受和适应的很多（内容）都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特别是中国和意大利，不断地修饰着我对于变化和连续性的观点。两者的文化既古老又现代，甚至可以说是超现代的，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后现代的。这或许是真的。家庭、历史、地域性及食物在两个国家都扮演着稳定性角色。尤其是中国，以其现有天旋地转的变化速度闻名于世，因此，我在此居住时给予其特别的关注。

反思性的实践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从审视过往经历经验中受益匪浅。我所希望的是其他人也能从这些反思中学到些东西，并发现我的旅程是（十分）有趣的。

在本书的结尾处，我批评了新城市主义运动的某些观点。实际上，我在这项运动中发现很多指导原则可以发展为有建设性的专业常识，并且为区域规划及城市设计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事实上，我的得克萨斯州中心愿景项目（一个做得克萨斯州中心区域增长规划的非营利组织，详见后文第13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和约翰·弗雷格尼斯（John Fregonese）的新城市主义理论。

在我完成本书手稿的期间，我曾与新城市主义的核心人物卡尔索普及安德烈斯·杜安伊（Andres Duany）在同一小组共同参与了新城市主义大会（CNU）在奥斯汀召开的年会。（在会议上，）杜安伊认为所有的州增长管理计划都不幸失败了，尤其是他的家乡佛罗里达州。卡尔索普则不同意他的观点，并指出华盛顿的增长管理法就是成功的案例。

我曾经协助当时的州参议员（后来的华盛顿最高法院院长）菲尔·塔尔梅奇

（Phil·Talmadge）起草了法案的最初版本。该版本关注于农地保护方面。虽然法案后来的发展偏离了其初衷，我所建议的条款被保留了下来。为了削弱农村利益集团的反对声音，我建议规划区域仅限于城市及城市县超过一定人口规模的范围内。在低于标准的农村县可以自行选择参与增长管理规划，而非必须要求。这样的弹性计划使其通过了立法，成为华盛顿州的预先计划法案。

比起死板的解决方案，我更倾向于有弹性的方式。一些新城市主义者主张用一个预先确定的正式方案来完成（发展的）过程，这让我感到反感。

提到奥斯汀的CNU座谈会，杜安伊宣称关于区域规划现在只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城市生长边界。他提出，这种模式由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生长边界作为典范，但最初是在英格兰绿带规划中被提出。第二种模式是乡村边界模式，即由本顿·麦凯（Benton McKaye）提出的大都市保护地系统理念。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校区的杰克·埃亨（Jack Ahern）教授指出，“这一系统是源于过度城市扩张控制的构想形成的产物。”麦凯的概念明显是从老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 Sr.）和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早期的波士顿大都市区规划以及其翡翠项链公园系统中衍生出来的。杜安伊指出，乡村边界模式涉及界定自然资源及历史资源保护区的问题。卡尔索普的公交导向型开发模式是杜安伊提到的第三种模式。通过卡尔索普的理论，一种新型的、密集的发展模式将围绕着公共交通站为节点的周围展开。

在杜安伊生动地用白纸黑字的图表阐述这三种模式的同时，我意识到他漏掉了第四种模式——一种难于用图表阐述的、关注于我所研究的区域化方向的模式，也就是写作这本书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从一个过程而不是从形式开始（一个项目），我们则会得出

从纯粹的形式设计中形成的不同的形式。我的目标是以历史和个人案例来阐述这样一种方法模式。

首先，我建议我们应该向自然现象学习，就像安妮·斯本（Anne Spirn）提到的场所的深层结构和深厚内容。生态认知建议将大型的基础设施安排在更高效更经济的地方。那么我们在设计绿色基础设施时，就可以利用自然提供给我们的生态条件，例如清澈的水源和生机勃勃的植物。生态规划帮助我们理解不同尺度下的自然和社会互动，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到工作室，再到整个区域层面乃至更大的尺度。

在小组讨论中，杜安伊提到一种乡村界限的借鉴模式，即根据保护廊道来隔绝开发活动。他同时提到这种乡村模式更具防范性，因其保护区域是由诸如溪流或高山一类的有形元素而界定的。我的很多工作都涉及界定这样一个保护区域的边界。我一直坚信河漫滩土地不应该进行开发，同时我们也应该保护基本农田。然而，我建议我们应该将眼界放宽，并将自然整合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其次，我拥护民主，并且建议我们应该参与进复杂的政治进程中。这样一来，规划师和设计师就应该注重先例，以其他环境和条件下的建设成果为鉴，对自己的设计策略有所选择。同时我们也应该运用创造力，预

留出区域未来派生出其他可能性的发展空间。

这样一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图纸呢？最初可能形成一片混乱的局面。实际上，一个彩色的动画才是更为合适的表现方式，而非黑白的图纸。这个动画应展现未来发生的变化以及多种场景。这样一个系统能比杜安伊的图形背景式的展示更为生动。当然，人们也能从奥姆斯特德、艾略特（Eliot）和麦凯展示的图纸上看到动态有机的廊道，同时从卡尔索普（Calthorpe）的公交导向型开发模式中看到场地的边界增长。更进一步看，我们甚至能发现这些充满活力的社区鼓舞着新城市主义者们的灵魂。然而，尽管我们的社区应该包含整齐的房屋和前廊，也可以包括一些更尖锐形状的房屋，就像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设计的那种（而且是更高效能的，同时伴有人行道和便利的交通）。

对于区域主义的一大挑战是如何鼓励决策者和平民百姓（甚至是建筑师和规划师）来站在区域的高度上思考。假如我们能学会区域性的思维方式，那么我们就能够将这种方式运用到不同尺度的规划和设计当中。风景园林师的视野是融合了自然和社会过程的。所以，风景园林设计也是一种区域主义的成果。更精细地来看，建筑及城市空间的设计也应依据这种新的区域主义。

这本书由自2001年以来的单独的论文和项目逐渐形成。这些成果是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因此，我亏欠太多。第1章“区域的建筑及财富”，起初在PLATFORM上发表，PLATFORM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建筑系的周刊。我很感激Pamela Peters编辑为我们的出版做出的积极贡献。这篇论文由我的得克萨斯州大学的同学Michael Benedikt 和Steven Moore启发而成。

我要感谢许多同学和同事，尤其是对3个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作出贡献的，这个项目也是第2章“可持续设计”的重点。特别是 Michael Garrison, Samantha Randall, Russell Krepart, Pliny Fisk, Elizabeth Alford, Marjie French, Kris Vetter, Julie Hooper 和 Jeff Evelyn, 这些人提供了无价的支持。

第4章所讨论的可持续场地的独立性，是源于LBJWC, ASLA和美国植物园的合作。我向承担辛勤工作的工作人员和超过50名致力于可持续场地倡议发展的专家致以最诚挚的感谢。Susan Rieff, Nancy Somerville的领导对合作关系的促进是必不可少的。Steve Windhager, Heather Venhaus, Danielle Peranunzi, Ray Mims和Elizabeth Guthrie做了很多繁重的项目。智力领导是源于Deb Guenther, Jos é Almiñana, Deon Glaser, Jean

Schwab, Richard Dolesh, Valerie Vartanian, Karen Nikolai, Karen Kabbes, Mike Clar, Suan Day, James Urban和 Meg Calkins. 编委和复审作出了其他许多贡献。Nancy Solomon, 城市土地学会的《城市土地绿化》杂志主编，邀请我来撰写文章，我从Steve Windhager, Heather Venhaus和 Amy Crossette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第5章“塑造地域”最初是由来自得克萨斯州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 Almy和Michael Benedikt为日报《中心》撰写的文章，致力于景观都市主义。我为2008年在撒丁岛举办的城市和景观观点会议重写了这篇文章，这个会议由萨萨里大学建筑学院院长Giovanni Maciocco教授组织的。在这篇建筑杂志的文章中，我进一步提炼了我对景观都市主义的观点。我特别感激在总编辑Gavin Keeney的促进推动下，我真正地思考了景观都市主义。

第3章，“21世纪建筑”从我写给奥斯汀艺术杂志《Tribeza》的一篇文章演变而成。来自堪萨斯州立大学的《Oz》编辑Joshua Bender邀请我写了第6章“城市限度”的早期观点。第七章“林地”起初刊登在莱斯设计联盟《Cite》杂志上。第8章“三一河滨河廊道：另一条翡翠——项链或翡翠扼链？”最初是在编辑Stephen Scharpe的邀请下为《Texas

Architect》写的。我感谢这四个出版物编辑们的邀请与指导。

我为达拉斯艺术区作的贡献，即第10章的重点，使我对Deedie Rose和Howard Rachofshkyde的无私慷慨很感激，他们真正知道如何从柠檬到柠檬酒。这两个人都是我的英雄，因为他们对艺术、建筑、景观和城市规划作出了许多贡献。

Bird Johnson夫人显然是第11章的灵感来源，她的重点是野花中心。很荣幸能与她和Johnson家庭的其他成员合作。我也很享受我与中心董事Bob Breuning和Susan Rieff的工作，以及与董事会、顾问委员会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随着野花中心成为得克萨斯大学的一部分，对我来说，附加的好处是和自然科学学院院长May Ann Rankin成为朋友。

我和Kent Butler写了第12章“得克萨斯州绿心”的早期版本。我和Stuart Glasoe, Bill Budd以及Jerry Young共同撰写、添加和更新了材料，最初发表在1990年的《景观与城市规划》。

在第13章“得克萨斯州中部愿景”中，我的工作涉及大量的合作。我感谢Neal Kocurek和Lowell Lebermann的邀请。Beverly Silas, Sally Campbell, Diane Miller, Robin Rather, Jim Walker, Bill McLellan, Judge Ronnie McDonald, Judge H. T. Wright, Jim Skaggs, Cid Galindo, Travis Froehlich, Jay Hailey和许多其他人为这一有价值的经历作出了贡献。

第14章探讨“得克萨斯州三角区”，它的产生源自Bob Yaro与区域规划协会、林肯学院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努力。我感谢与Bob,还有Armando Carbonell, Petra Todorovich, Kent Butler, Ming Zhang, Talia McCray, and Sara Hammerschmidt的不断合作。

我和其他人合作的关于“得克萨斯州三角区”包含巨型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规划。这些努力，被称为美国2050，在第15章进行讨论。Bob Yaro和我随后写的白皮书被《风景园

林》采纳为其中的文章，其中部分被改编为本章的文章。

可能我经历的最有意义的一次合作就是成为93号航班国家纪念团队的一部分。我从Jason Kentner, Karen Lewis和Lynn Miller学到了很多。我们受益于3个研究生的参与：Scott Biehle, Jennifer Gelber, 和Megan Taylor，还有我的女儿Halina Steiner。我感激Bill Thompson催促我写这些经历。

“秋月：中国的设计与规划”缘于Laurie Olin让我成为清华团队的一员。我反过来也邀请教师、学生和在北京IMET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杨锐、吴良镛、Ron Henderson、胡洁、党安荣、刘海龙、庄优波、阙镇清和何睿。Bill Thompson建议我关注一些在《风景园林》上关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文章。Ron Henderson、胡洁、Alan Ward和吴宜夏给了文章很多有益的建议。

“弹性基础”也衍生出Bob Yaro的一个请求。我学到了很多，从Bob以及我们请来帮助的佛罗里达州彭萨克拉的顾问团那里。AECOM的Barbara Faga和Jim Sipes贡献良多，正如区域规划委员会的Petra Todorovich。宾夕法尼亚大学的Genie Bierch敦促我们为会议写关于测绘项目的回忆，她整理了有关规划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从卡特里娜学习。这项工作为我们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展览提供了初步基础。Wilfried Wand创造了这个参与机会，其中包括一些教师和学生，特别是Barbara Hoind, Nichole Wiedemann, Jason Sowell, Larry Doll, 和Kevin Alter。Nichole鼓励我继续写生态和卡特里娜，因为她和Jason组织了后续会议。

基于这些不尽相同的以往的作品，我重写并重新组织了这本书的素材。Deedie Rose, Raquel Elizondo, Danilo Palazzo, Laurie Olin, Mirka Beneš, Michael Benedikt, 张明, 杨锐, Michael Garrison, Ron Henderson, Chris Marcin, 和Anita Ahmadi慷慨地阅览了手稿（或者部分文章），

并提供了很多有用的建议。Mack White 和 Anita Ahmadi 一遍又一遍地输入手稿。Sara Hammerschmidt 和 Pamela Peters 在帮助编译插图和这些图的安全许可上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为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审查手稿的Genie Birch 和Tom Fisher, 帮助我做了很多工作来集中我的想法和微调文字, 就像我长期合作

的Island出版社编辑Heather Boyer一样。我特别感谢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团队, 他们把我的手稿变成书籍, 特别是Joanna Hitchcock, Jim Burr, Victoria Davis, Ellen Mckie, 和 Sally Furgeson。最后, 特别感谢我的家人——Anna, Halina和Andrew——他们不懈的支持才使这个工作变得可能。

前言 / ix

致谢 / xiii

介绍 跨学科设计及地球的命运 / 1

第一部分 城市人居环境 / 7

第1章 区域的建筑与财富 / 9

第2章 可持续设计：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 / 21

第3章 21世纪建筑 / 31

第4章 脱离建筑本身的建筑：可持续场地计划 / 39

第5章 塑造地域：景观都市主义的可能性 / 51

第二部分 来自保罗·克瑞、麦克·哈格、乔治·米歇尔的启示 / 65

第6章 城市限度：奥斯汀先驱规划 / 67

第7章 林地：新城的生态设计 / 77

第三部分 得克萨斯的都市化危机 / 87

第8章 三一河廊道——另外一条“翡翠项链”还是“翡翠扼链”？ / 89

第9章 “羊毛”出在“羊”身上：布兰顿艺术博物馆广场设计 / 99

第10章 真正的都市化：达拉斯艺术区表演公园设计 / 107

第11章 遗产 / 115

第四部分 得克萨斯州或更大范围的新型区域主义 / 125

- 第12章 得克萨斯州绿心 / 127
- 第13章 得克萨斯州中部愿景 / 135
- 第14章 得克萨斯州三角区 / 147
- 第15章 新型区域主义 / 161

第五部分 向国外经验学习 / 169

- 第16章 环境阅读：意大利的设计传统 / 171
- 第17章 秋月：中国的规划设计 / 179

第六部分 从灾难中学习 / 215

- 第18章 探索适宜的纪念性景观：93号航班国家纪念园 / 217
- 第19章 弹性基础：卡特里娜飓风后的墨西哥湾规划 / 227

第七部分 总结 / 241

- 第20章 思维的积淀——新兴设计思维展望 / 243

参考文献 / 257



介绍 跨学科设计 及地球的命运

地球正处于危险之中，无论我们存在与否它都会继续运转。但是我们已经足够了解人类的行为将会对地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改变了自己扮演的角色。

设计创造未来。因此，设计能帮助我们解决这场地球危机。设计包括了制定有目的性措施的计划。奥伯林（Oberlin）环境哲学家大卫·奥尔（David Orr）表示，设计师应掌握五项主要技能以做到对社会有所贡献：以自然为标准、用现有的阳光产生能量、处理废物、对于一切的社会发展负责，以及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创造繁荣的社会。这些社会贡献源于对世界的进一步观察、更好地了解自然的过程，然后用我们掌握的知识实践于吸收阳光的能量以及运用废物资源。至于发展，包括了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发展——通过设计，我们能创造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纵然每一个设计师、规划师以及他们的老师们都会在不同的尺度上思考关于整合可持续性的问题，区域性的尺度可能是对于开始思考变化的一个很好的选择。通过设计师和规划师对于其工作区域内景观的认知，他们能够辩证地考虑出适用于这种大尺度的文化与生态进程，并运用于他们对当地的设计当中。

本书探索了我们应该如何通过规划和

设计完成一些必要的改变。本书共分为7部分，第一部分为如何更生态地规划和设计奠定了基础。其中生态的概念包括了人类和社会以及野外环境。第二部分中，本书探索了包括建筑师保罗·克瑞（Paul Cret）、风景园林师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开发者乔治·米切尔（George P. Mitchell）这些前辈所规划设计的人类生态规划的先例。第三部分中，我主要探讨了得克萨斯州出现的城市主义。这一探索在第四部分的区域性思维中得到了延伸和扩展，超越了孤星之州的范围。在第五部分中，我主要就意大利、中国为主的外国经验进行了学习和反思。第六部分则是向灾难学习，最后一个部分我进行了总结并且对未来提出了设想。

第一部分包括关于建立新区域性模式的5个章节。在第1章中，我就3个将生态学与建筑设计和规划整合的必需元素做了探讨——即复合性的思考，有意义空间的创造以及在时间变化中的设计。我倡导一种新型的建筑方式。这种方式针对解决现有的紧迫形势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失败都是不可或缺的。现代主义将建筑、艺术和设计 with 历史以及自由表达和抽象内涵相脱离开来。体现在建筑中，就是强调建筑的几何形态而与周围的环境脱离，从而创造出一种漂浮在环境

中的自主结构。而后现代主义的实践者们通过借鉴过去的图画形象，设计出了与当代城市毫无关联的建筑和空间。

在第2章中，我着重于陈述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对于发展可持续设计所做出的努力。除了建立可持续发展中心以及设立可持续发展科学硕士学位以外，我们建筑学院还参与了3次由美国能源部组织举办的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这样亲身经历的竞赛给了建筑和工程专业的学生们设计太阳能房屋的机会，并且将它们展示在华盛顿首府的国家广场上。

通过前两章的写作，关于21世纪建筑，也就是第3章主要内容的一些想法也应运而生。本书提出了5个现代建筑设计应考虑的重要因素：场地选址、能源效率、水源涵养、建筑材料及建筑美学。在本书中我也通过一些例子对这几项因素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约翰逊总统夫人野生花卉中心（the Lady Bird Johnson Wildflower Center）、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以及美国植物园均表示，所有尺度的风景园林设计都会受益于可持续场地的倡议。第4章主要是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针对该倡议增加的建筑开发和促进的一些标准。

在第5章，也就是第一部分的结尾中，我用一个论证证明了景观都市主义这一跨学科领域的出现。有7个关键的因素促使了景观都市主义的出现：我们居住环境的持续改变，科技的联动能量，场所和区域的特异性，一些城市对于创意阶层的培养，具有一定规模的重复模式，学科间界限的日渐模糊，以及人居环境的弹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介绍包括了给得克萨斯州设计和规划提供新途径的相关案例。如果这些先例在之前更广泛地继承下来，那么今天的得克萨斯州将会是另一番面貌。这些项目案例给未来的得克萨斯州甚至是得克萨斯州以外的区域都提供了借鉴经验。在第6章中，我就得克萨斯大学校园和奥斯汀湖流域设计进行了探

讨。在两个项目中，委托设计师及规划师保罗·克瑞（Paul Cret）和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将他们的工作与场地的特殊性 & 流域特性结合，很好地改善了人居环境的质量。

该校园和流域都位于奥斯汀都市区域内。在第7章，我们转向了休斯敦区域，在那里我回顾了沃兰兹（The Woodlands）的设计。我分析了该区域社区的环境、经济及其社会成就和不足之处。其开发者乔治·米切尔（George P. Mitchell）的领导以及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的生态规划，是沃兰兹项目的核心内容。如奥斯汀湖规划一样，这个项目的设计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并在美国公众政策转向关注于用环境设计艺术为解决方式时进入了高潮阶段。我们真的需要从这些先驱的努力中学到经验教训。

在得克萨斯州出现的城市主义是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四个章节。得克萨斯州的这些案例帮助阐述了区域性基础上的设计和规划。得克萨斯州拥有明显的区域传统与特征，并且州内的几个大型城市也有自己独特的、多样的特性。确实，光是提到“得克萨斯州”这几个字，就能引起强烈的反响。得克萨斯州的形象已经被运动团体和音乐家很恰当地诠释了。然而，除了像“孤星”这样被广泛使用在高速公路、立交桥和桥梁上的称呼外，区域的特性并没有很好且并广泛地在得克萨斯州的建筑和城市规划上体现和诠释出来。之后是一些具体的举例。

第8章中，我们将目光转向得克萨斯州的其他大城市。达拉斯、沃思堡市与奥斯汀、休斯敦市有着天壤之别。事实上，虽然这个区域被称为“大都会地区”，但是这两个相邻的城市却几乎截然不同。实际上，所有得克萨斯州内这些急速发展的城市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性与竞争性，这也使城市形成了一副有趣的场面——城市变成了规划和设计实验的小白鼠。

设计时常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完美的现状。第9章中讲述了由风景园林大师参与的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校园设计。在一个卓越的瑞士建筑团队因建筑设计存在争议而从中退出后,彼得·沃克(Peter Walker)参与了布兰顿艺术博物馆设计项目。他不仅完成了两个建筑之间的广场设计,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基于克瑞(Cret)早期的规划设计,为整个校园提出了一个更广阔的愿景。而沃克(Walker)的设计得到了学校领导阶层的一致认可。在这个案例中,一个风景园林设计师从踌躇不定的建筑师手中抢救出了一个(有潜力的)项目。

在第10章中,介绍了达拉斯艺术区规划和设计项目。这一项目是将城市中心区的一个主要街区改造成拥有为艺术表演服务的新用途的街区。这一项目同样提出了城市景观设计中的一些困难。艺术区中的两个主要建筑是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双星”设计的,这也延续了得克萨斯州一向邀请来自外界的著名设计师来设计其重要建筑的传统。尽管双星设计团队确实为达拉斯艺术区设计了两个极具戏剧性的建筑,但与其相连的外部空间设计则面临着严重的缺陷——似乎并没有表达艺术区所在区域的社会和环境内涵。

第11章的重点是约翰逊总统夫人野生花卉中心(the Lady Bird Johnson Wildflower Center)。约翰逊夫人对得克萨斯州中部乃至整个国家都贡献良多。作为第一夫人,她拥护环境质量,并在20世纪60~70年代协助起草了诸多联邦环境法案。在奥斯汀,她建立了约翰逊总统夫人野生花卉中心(the Lady Bird Johnson Wildflower Center)。她倡导将乡土植物作为区域性环境健康的指示器。在建立野生花卉中心的过程中,约翰逊夫人同时坚持使用最先进的绿色生态技术建造其建筑结构。她指导建筑师将建筑的场地布局设计成如同“上帝布置的一般”。

第四部分的区域主义包括4个章节。在第12、13章中,本书重新回到了区域性尺度介绍了得克萨斯州中部。书中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个得克

萨斯州绿色心脏的一些环境生态和人文生态的细节,以及其对创新性区域性愿景——即得克萨斯州中部愿景——做出的贡献。我深度参与了这个组织并且用这段经历总结出了一些观点。

在第14章中,本书探索了超大型城市区域或城市聚集区这一较为前沿的概念。关注点在于得克萨斯州三角——国内11个快速增长的超级区域中的一员。从休斯敦、圣安东尼奥形成基础,到达拉斯-沃斯堡城市连绵区到达顶点——得克萨斯州三角提供了城市规划的一个新途径。除了一些实施策略意外,书中提出了4个研究方法——即描述性方法、分析性方法、规范性方法及过程式方法。

建筑和景观设计应与其所在区域产生共鸣。如同“场地可持续发展首要原则”是国家为我们的风景园林设计发展做出的努力一样,美国2050计划强调了区域性在国家规划中扮演的角色。在第15章中,本书评论了区域规划委员会(the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以及其他组织在美国2050计划中做出的贡献。

在第五部分中,我们的视角移到意大利和中国,这两个国家都有着悠久的区域主义、建筑和城市化的历史。得克萨斯州(甚至美国)与这两个国家在建筑、规划设计与区域性思维相结合的方面存在相同的挑战。例如,在高速发展的中国,领导者们使用国际“星级设计师”设计城市新地标的事情被广为熟知,带来了喜忧参半的结果。

在意大利的诸多大学中,学习建筑专业的学生占到一大部分。例如,在米兰理工大学,2008级入学的37000学生中,就有四分之一也就是9800名学生主修建筑和城市规划,同时有4200名学生主修工业设计。

“他们以后都去做什么?”美国人问道。

“那你们那些学商科的学生都去做什么?”意大利人答道。

意大利的建筑教育为流行服装、电影、汽车、家具及众多的我们日常使用的产品设



图0.1 地球正在经历城市化，这一点在中国更为明显。这是在黄鹤楼上面向长江拍摄的武汉城市景观，张明（音译）摄



图0.2 现代军事技术致使城墙废弃，很多欧洲国家将这种防御工事拆除并改造成公园。意大利的卢卡保留了其城墙并在其壁垒上建造了一个公园。弗雷德里克·斯坦纳（Frederick Steiner）摄

计做基础。意大利人认为对建筑和城市主义的知识学习是一个受到高等教育的意大利人应具备的条件。建筑和城市主义的职业地位如同人文学科一样。

中国和意大利自古就有对城市的规划，然而专业的、学术的原则却来源于近代（图

0.1）。在意大利，城市规划出现在20世纪早期（图0.2）。即便是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在20世纪30年代对意大利规划的强大掌权时，这一行业也受到了诸多民主性的影响。1942年，意大利准许通过了一条在当时欧洲最为先进的规划法案。不幸

的是，这条法案在随后的很多年中都未曾生效。在二战后的重建过程及经济发展时代也仅有一部分生效。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的一些区域通过国家规划系统作为一个城市法

律框架这一理念。近期，一些地区增强了其城市法来加强城市的权利以便削弱官僚主义。学术上，城市规划理论方面，意大利主要受到了法国的学术影响（因为两国文化的相似



图0.3 洛克菲勒基金会百乐宫中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Bellagio Center), 科莫湖 (Lago di Como), 意大利。弗雷德里克·斯坦纳 (Frederick Steiner) 摄



图0.4 艺圃，苏州，中国。弗雷德里克·斯坦纳 (Frederick Steiner) 摄